



母亲长时间生活在里下河地区,对于“山”的概念,她只停留在画报上,或者电视里,尤其是云雾缭绕的风景片中。当我说要带她去爬锡惠山时,她竟有些激动,像孩子似的雀跃,一夜都没睡好。

第二天,她早早地就起床了,特意换上那双运动鞋,对着镜子试了又试。一路上,看到连绵的车流和起伏的山峦,她眼里现出兴奋的光。

至于坐缆车,更是老人家没有预料到的。她原以为,爬山便是老老实实地用脚去量,没想到还能被一根钢索吊到空中去。排队的时候,她便开始紧张,一会儿问我这绳子牢不牢,一会儿又盯着前面晃悠悠的车厢发愣。等到真的坐进去了,她整个人僵在座位上,两只手紧紧地攥着前面的扶手,指节都泛了白。缆车微微一顿,离地而起,她猛地闭了一下眼睛。

“妈,你看那边。”我指着窗外的锡山龙光塔,努力分散她的注意力。她这才慢慢地、试探性地睁开眼,目光先是落在近处的树梢上,然后才怯怯地投向远处。山风从缝隙里钻进来,吹动她鬓角的白发。渐渐地,她的身子软下来,甚至敢于稍稍侧过头,去看缆车底下那片葱葱郁郁的林子。“那些房子,看上去像一个个火柴盒子。”她忽然说。我忍不住笑了,笑着笑着,心里又忽然酸了一下。

下了缆车,真正的山路便在脚下铺开了。石阶有些陡,我习惯性地走在前头,想护着她。可没走几步,膝盖便隐隐地刺痛起来——是老毛病了。我不自觉地慢下来,眉头也皱了一皱。母亲向来是心细的,立刻便察觉了。“怎么

五一期间,身边的老朋友们纷纷外出,江南北国,名山大川,风情民俗,到处留下他们欢愉的足迹。手机微信群里满是美丽的画面与开心的笑颜。这不,儿子一家到南方江浙一带游玩,我也兴致勃勃,手挽满天朝霞,悄然独行,去乡镇看看阔别已久的生活故地与老友。

来到万家福站台,上下翻动的公交车电子屏显示还有十来分钟车程,一个老妇人却轻盈自在地从晃过来问话:“6路车多会儿到?”因同路,我随口回应了一下。见我搭腔,她话多起来,说这条线路刚恢复走老路,她要到姑娘家吃饭,顺便带了些自种的新鲜蔬菜及孙子们喜欢的零食。

我夸她福份好,精神不错,她说:“这算什么,我才八十多岁,要去的姑娘家的村里有个老太太去年一百岁,

晨起,一只白头翁在厨房的后面,正专注地啄食着地上的一只苹果。这只苹果是我前一日从厨房窗户故意扔到地上的。

我常常会将一些稍微失去水分的水果扔在平台上,就是想让这些鸟儿来啄食。看着它们啄食嫩嫩的果肉,我的心里便有莫大的慰藉。

正当我看得起劲,白头翁突然放下啄得起劲的苹果飞离了。两只灰椋鸟落在了苹果边上,对着白头翁啄过的地方啄食。接着又有三只灰椋鸟飞过来,它们跃跃欲试地想要靠近苹果。身形稍大一点的那只正在啄食的灰椋鸟立即抬起头对着后三只灰椋鸟叫起来,三只灰椋鸟稍微退后了一点,等它们再次想靠近时,身形大的灰椋

马年是我的本命年,记得母亲在世时,总爱细数一家人的生肖属相,说我这匹马好啊,是六月里出生的,有草吃,跑得远,跑得顺。母亲的话,温润踏实,至今仍在我心上轻轻回响。

本命年,女儿悄悄为我选好了两双红色袜子,红得鲜艳,红得郑重——祈愿在丙午马年,风顺水宁,人生和美,驱邪气,迎祥瑞,交好运,岁安康。

自春节以来,每天晚上倚在沙发上看电视,我总是情不自禁地低头看看脚上穿着的红袜子,那袜筒金光闪

## 陪母亲爬山

□ 徐松

了?膝盖又疼了?”她紧走两步赶上我,话语里有种不容分说的关切。还没等我回答,她温热的手已经握住了我的手,另一只手轻轻地托住我的胳膊肘。

就在那一瞬间,我们调换了位置。她走在前头,牵着我,一步一步地往上攀。每一次抬脚,她都会微微侧过身来,看我一眼,那眼神又温柔又坚韧,仿佛在说:没事,妈拉着你呢!

这情形,不知怎的,让我想起了很多年以前。那时候,我不过五六岁,也是这般陡的坡,我害怕,她便也是这样拉着我,一步一步地教我走。只是那时她的手是饱满的、有力的,头发是乌黑的,步子也轻快。而如今,这双手布满了细密的皱纹,青筋微微凸起,手心的老茧随人,却依然有力,依然温暖,依然让我踏实。

“妈,你累不累?”我忍不住问。她摇了摇头,额上沁着细细的汗珠,在午后的阳光里亮晶晶的,呼吸却已经有些急促了。可她拉着我的手,始终没有松开。我们就这样,手拉着手,像两个最要好的伙伴,一级一级地往上走。风吹过来,满山的树叶都“沙沙”地响,像是在给我们鼓掌。

到了山顶,眼前豁然开朗。整个无锡城铺展在脚下,远山如黛,湖光粼粼。母亲靠在栏杆上,长久地没有说话,只是静静地望着远方。阳光透过云层斜射下来,成了温暖的橘红色,那种光落在母亲的脸上,映得她整个人

## 幸福在人间

□ 蔡明

耳不聩,眼不瞎,四世同堂,全家贺寿,公家还送来四千元红包,可开心了。”“您老精神杠杠的,也会这样的。”我又连缀些好话,她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

“这又不难的,大妹子,日子过起来快哩!”站台上又过来一个老先生,接过话头。他个子不高,健壮敦实,手里拎着一个大网兜,里面是刚从万家福店里买的荤素菜和饮料水果。他乐呵呵地对我说:“就两站路,上车来超市,下车就到家。今天大儿子大孙子重孙子、二姑娘小儿子等几家人来吃饭,我们老两口能不忙起来?”

## 争食

□ 张爱芳

鸟一边叫一边向它们逼近。后来的这三只灰椋鸟再也不敢靠近,而是在苹果附近徘徊,叽叽喳喳地叫着。这过程中,身形小的灰椋鸟一直在专注地啄食,偶尔抬头看一眼就低下头去继续啄食。这有趣的景象竟让我忘记了做早饭,我拿起手机悄悄地举起开始拍摄,想留下这有趣的一刻。身形小的这一只是身形大的这一只的爱人?孩子?不得而知,总之,是它的亲人,是它挚爱的家人。身形小的这只灰椋鸟之所以有底气面对外强头也不

## 本命年与红袜子

□ 刘小平

闪印织着一匹骏马腾跃欲飞,心里乐滋滋的。就想起那天,女儿递过来两双红袜子时只轻轻一句:今年是你本命年,图个吉利哟。我那老伴儿也跟着说:是啊,你今年一定要风风顺水。我笑了笑,心里却清楚:本命年不是坎儿,是钟表悄悄拨慢了一格的提醒——提醒我,往后日子,不是倒计时,

都是柔和的。我忽然觉得,母亲此刻的样子,就像她这个人一样——安静、平淡,却有力量。

我转过身,也望向那片天地。锡惠山并不高,山顶的视野却开阔得出奇。近处,是密密层层树冠,深绿的、浅绿的、金黄的,铺成了一匹厚实的绸缎。远处的无锡城,高楼和矮房错落着,玻璃幕墙反射着碎金子似的光。再远些,河流像一条银灰色的丝带,静静地蜿蜒在市井里,上面似乎还有船在缓慢地移动。更远处,是淡青色的山影,一重接着一重,渐渐淡入天际。风,带着微微的凉意,吹得母亲的头发丝拂过眉头。我忽然觉得,这满城的烟火,这辽阔的天光,都安静地匍匐在母亲脚下。她一辈子只见过平原上的庄稼和炊烟,哪里想到,山上的景色是这样壮阔——好像天地把所有的温柔都捧了出来,专门给她一个人看。我站在她身后,替她拉了拉被风吹乱的外套,心里忽然涌上一句话:所谓母子一场,大概就是能陪着她,一起看一次这样的风景吧。这山、这城、这运河,都成了沉默的见证,见证她这一生的辛劳,也见证这一刻她脸上难得的、孩子般的安详。

“妈,看这里。”我举起手机。她回过头,冲我笑了笑。那笑容里,有满足,有欢喜,还有一点少女般的羞涩。那一刻,她的眼睛里,满是异样的光彩。

下山的时候,母亲的手依然和我的手紧握着。我想,这爬山的路,和人生的路,大抵是相通的吧。小时候,是我依赖她;如今,是她依赖我。可实际上,哪里分得清是谁依赖谁呢?我们手拉着手,便都有了勇气,有了依靠……

“怎么,您都有重孙子了?看您这身体,似乎比我大不了多少!”我有点惊讶,就与他攀谈起来。他说已九十三岁,马棚镇杨沟村人。我说:“您看起来顶多像七十来岁。”他寿眉一扬,很自豪地叙说起自家情况:全家四代同堂,老两口、四个儿子两个姑娘,连三代四代小辈总共四十三口,都健康康,平平安安。什么职业都有,公务员、警察、医生、教师、企业主、军人、种田大户,文凭最高的一个孙子研究生毕业,北京国家机关工作。

“呀,这么个大家庭,人人都很平安顺利,真不容易!”我羡慕地说:“您真有福气!”老先生点了点头,真诚地说:“这都是托共产党的福!”

公交车在熟悉又久违的乡村公路上平稳行驶着,我期盼这一趟出行遇到更多新奇美好的人和事。

抬地啄食,是因为它知道它的家人给它筑起了一道保护墙。我的心里猛然一动:动物尚且如此,何况人乎?面对外强,我想每一位父亲都有一只强硬的拳头,每一位母亲都有一副看似柔弱却神圣不可侵犯的身板。

鸟叫声大了起来,打断了我的沉思。仔细一看,原来又有几只灰椋鸟飞了过来,它们不敢落在地上,只停在围墙栏杆上,张大嘴巴拼命地朝地上那两只发出厉鸣声,仿佛在说:“凭什么全给你们吃?难道不能与大家一起分食吗?”我笑了,原来我常常觉得悦耳动听的鸟鸣声,有的竟是鸟儿的吵架声。

不久它们都飞走了,之前的那只白头翁又落在苹果边,不紧不慢地继续啄食。

是馈赠;不是减法,是加法,多看一眼云,多听一句鸟鸣,多摸一摸老相册里泛黄的边角……

尽管心里这么想,但要理解女儿一片真诚的孝心。于是,宁可信其有一所信的,不是神明,不是符咒,是信女儿那份沉甸甸的惦念,那份郑重其事的牵挂。

这两双红袜子,我一直换洗着穿,反正每天的足下,都保持着那鲜艳的红,熠熠生辉映照,那金色腾跃的马,形影不离伴随着。

母亲今年七十多岁了,是村里出了名的勤快人。村里有个小厂,她至今还在里面干零活,谁劝也不肯歇。在母亲看来,不伸手跟子女要钱,自己挣钱自己花,心里踏实。从年轻时起,母亲就没享过一天福,地里的农活、家里的琐事,还有我们兄弟俩的吃喝拉撒,全压在她和父亲的肩上。如今日子好了,她依旧改不了那“没苦硬吃”的习惯,仿佛只有把自己折腾得忙碌又辛苦,才算不辜负这来之不易的好日子。

前阵子我回乡下看望父母,一进门就看见墙角一箱苹果,还是我上个月买回来的,打开一看,好几个已经生了疤。母亲正坐在走廊上,拿着刀削着苹果上的烂疤。我说:“妈,烂了的苹果不能吃,有黄曲霉毒素,致癌。扔掉吧,挑好的吃。”她不抬头,只回我一句:“扔了多可惜,就这么个小疤。我吃了一辈子了,也没见有什么事嘛。”说着,把削好的苹果削了皮,啃了起来。我看了一眼箱子,好的没剩几个,坏的倒是一个不落全进了她的肚子。我心里想,这哪是吃水果,分明是舍不得。

牛奶、糕点也是这样。我每次回去,总想着给父母带些吃的,可下次再回去,常常发现那些东西还搁在柜子里,有的快过期了。我问母亲怎么不吃,她理直气壮地说:“家里这么多吃的,我哪吃得过来呀。”她这话倒也不全是推辞——她确实不常吃零食,或者说,她压根没把自己当成可以随便吃零食的人。

最让我担心的,是夏天开空调的事。几年前我将乡下家里的电费跟我的银行卡绑了,想着这样方便,父母也不用惦记着交电费了。有一年夏天热得出奇,连着好些天三十五度往上高温,母亲愣是不开空调,就靠着电风扇呼呼地吹。我打电话问她,她说:“这天又不是太热,开什么空调啊,过去没空调,日子不照样过来了。”后来她中了暑,头晕恶心,撑了两天才告诉我们,去医院挂了三天水才缓过来。医生嘱咐她,天热一定要开空调,老年人经不起这样扛。我半开玩笑地说:“妈,这回挂水花了两三百块,够你交个把多月电费了吧。”她愣了一下,似乎想通了,说:“也是,下回热了就开,中暑真是不划算。”我听了,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心疼,这几百块钱的医药费,竟然比我苦口婆心劝了半天还管用。

给母亲买的新衣服也是这样。其实母亲的衣服倒是不少,不过她旧的舍不得扔,新的舍不得穿。几年前给她买的那件棉袄,一直没见上身。她平时穿毛的还是那几件洗得发白、领口磨毛了的旧衣裳。我说:“妈,新衣服买了就是穿的,别总压箱底。”她说:“这些衣裳又不坏,我这么大岁数了,穿那么好做什么。”我说不过她,只好由着她去。

母亲腰不好,腰椎间盘突出是老毛病了。鱼塘埂边上有块空地,她觉得荒着可惜,就蹲在那种里种了一片油菜。连着蹲了好几天,结果腰椎间盘突出又犯了。父亲劝她歇着,她不听,说菜秧子刚种下去得浇水。硬撑着提水桶,一瘸一拐地往塘埂上走。后来腰疼得腿都麻了,路也走不动了,父亲才迫不得已给我打了电话。我赶回去接她到城里医院,拍片子、开药、做推拿,连看了好几天疼痛才见轻。医生说她这个腰不能再弯腰干活了,要静养。她当着医生的面答应得挺好,可出了医院门,又说那点油菜再浇两天水就能活了。我算了算,这次看病花了千把

## 母亲的“没苦硬吃”

□ 张传界

块,就跟她说:“妈,这一千块钱,买菜籽油,够咱家吃半年的了。你把自己累出毛病来,儿子担心,还得给你花钱看病,你说划算不划算?”她这回倒像是听进去了,说:“明年不种了,那些边边角角的地方,随它去长草吧。”

有一年我带父母和孩子去南方旅游。那是母亲头一回出远门,也是她这辈子头一回正儿八经地旅游。酒店房间里放着方便面、矿泉水,还有茶包。第二天早上我醒来,发现母亲已经起了床,坐在床边。我问她吃早饭了没有,她说吃过了,把房间里的方便面泡着吃了。我当时就笑了:“妈,酒店哪有免费的早餐啊,那个方便是要钱的。”她一听方便面要钱,先是一愣,然后自己跟着笑起来,说:“唉,早知道我就不吃了,好在还没吃饱。”她又补了一句:“你们也不早点告诉我。”她笑着说这话的时候,像个做错了事的孩子。我心里却有些不是滋味——怪我没跟她说明白,也怪我带她出来玩的次数太少了。

诸如此类的事情太多了,剩菜剩饭她舍不得倒,能吃上好几天;天然气灶嫌费气,非要烧柴火,说柴火烧出来的饭菜香;大冬天有洗衣机她不用,偏要端着盆子到河边汰洗,手冻得通红……我们劝她,她就说:“这点小事不算什么,现在这条件比过去好太多了。”

母亲这辈子,是从苦日子里蹿过来的。她十来岁时赶上困难时期,吃过糠,咽过野菜。后来嫁给我父亲,拉扯我们兄弟俩长大,起早贪黑,省吃俭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花。那些年月养成的习惯,像刻在骨头里一样,改不掉了。她不是不知道苹果坏了不好吃,不是不知道空调贵,也不是不知道看病比种菜省事;她只是觉得,自己能扛的就扛一扛,能省的便省一省,不给儿女添麻烦,就是她对儿女最大的好。在她的心里,儿女过得好,比什么都重要,她自己苦点累点,都不算什么。

可我有时候想,母亲这辈子,什么时候能为自己活一活呢?两个儿子都成了家,日子也一天比一天好了,她完全可以放下心来,吃些好的,穿些新的,住得舒坦些。可她偏不,她总觉得,吃苦是美德,勤俭是本质,把自己折腾得辛苦些,才对得起这个家。

我后来慢慢想明白了,母亲的这些“没苦硬吃”,不是她不讲道理,而是我们这代人和她们的苦。我们讲科学,她们讲习惯;我们算经济账,她们算情感账。劝说不能硬来,得换个法子。现在我回家,会先到她房间直接把坏的苹果扔掉,再把好的洗好放到她手边;天热了,我提前把空调打开,把遥控器放在桌上显眼的地方;药吃完了,我给她分好,每天打电话提醒。慢慢地,她也就顺着做了。

前些天回去,看见母亲穿上了那件新衣裳,我夸她好看,她笑着说:“穿着穿着就习惯了。”我又看了看桌上,摆着几个刚洗好的苹果,红艳艳的。母亲说:“你尝尝,好的苹果,甜。”

窗外的阳光照进来,落在母亲花白的头发上。我在心里默默盘算,下次休假,再带父母出去走走吧。这一次,我一定早早提醒她:妈,明天早上有自助餐,别泡方便面了。我想让母亲知道,她值得这世间所有的美好。